



敦煌吐魯番研究

第十六卷

中國敦煌吐魯番學會
首都師範大學歷史學院
香港大學饒宗頤學術館
北京大學東方學研究院

合辦

敦煌吐魯番研究

Journal of the Dunhuang and Turfan Studies

第十六卷

Volume XVI

創刊二十周年紀念專號

中國敦煌吐魯番學會

首都師範大學歷史學院

香港大學饒宗頤學術館

北京大學東方學研究院

合辦

上海古籍出版社

二〇一六年・上海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敦煌吐魯番研究. 第十六卷 / 饒宗頤主編; 中國敦煌吐魯番學會等合辦.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6. 10

ISBN 978-7-5325-8175-7

I. ①敦… II. ①饒… ②中… III. ①敦煌學—文集
②出土文物—文書—吐魯番市—文集 IV. ①K870.64-53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16)第 178183 號

書名	敦煌吐魯番研究 (第十六卷)
主編	中國敦煌吐魯番學會等
責任編輯	曾曉紅
出版發行	上海世紀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上海瑞金二路 272 號 郵政編碼 200020)
	(1) 網址: www.guji.com.cn
	(2) E-mail: guji1@guji.com.cn
	(3) 易文網網址: www.ewen.co
印刷	上海市顥輝印刷廠
版次	2016 年 10 月第 1 版 2016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規格	開本 / 787×1092 毫米 1/16 印張 30 字數 533,000
國際書號	ISBN 978-7-5325-8175-7 / K · 2228
定價	128.00 元

本卷由中國敦煌石窟保護研究基金會資助出版

編委會（以姓名拼音字母爲序）

主 編

饒宗頤

編 委

柴劍虹 陳 明 鄧文寬 方廣鋁 郝春文

李焯芬 劉 屹 孟憲實 榮新江 王邦維

王 素 游自勇 湛 如 張湧泉 趙和平

編輯部主任

郝春文

副 主 任

游自勇

編輯部成員

武紹衛 趙 洋

目 錄

論文

雅俗之間——簡論敦煌俗文學在中國文學發展史上的地位	柴劍虹 (1)
王梵志詩中的活俚語	鄧文寬 (13)
關於南朝的唱導	曹 凌 (21)
佛教論義的記錄本及其東傳——以敦煌遺書及日本的維摩會爲中心	何劍平 (35)
漢文《善惡因果經》研究	張小艷 (59)
從印度到于闐——漢、藏文獻記載的阿那婆答多龍王	朱麗雙 (89)
度人與度亡：一卷本《度人經》的形成及其經教基礎	劉 屹 (103)
敦煌所出《十戒經》盟文中朱筆的宗教意義——兼論晉唐道經的保存與 流傳	吳 羽 (125)
霞浦抄本夷偈《明使讚》《送佛讚》考釋——兼說霞浦抄本與敦煌吐魯番 研究之關係	林悟殊 (137)
論唐代府兵制下的馱馬之制	孟憲實 (155)
唐代“保辜”再蠡測——《唐寶應元年六月康失芬行車傷人案卷》再考	趙 晶 (181)
唐代使職借印考——以敦煌吐魯番文書爲中心	劉子凡 (201)
敦煌的張淮深時代——以歸義軍與唐中央之關係爲中心	李 軍 (215)
歸義軍曹氏時期的鳥形押補遺	趙 貞 (231)
吐魯番出土《尚書》寫本輯考	許建平 (249)
敦煌吐魯番出土《鄭玄論語注》“束脩”條綴補復原研究	何亦凡 (277)
日本永青文庫藏敦煌本《文選注》箋證一則	金少華 (291)
敦煌寫本 P. 2683《瑞應圖》新探	游自勇 (297)
英藏未定名敦煌《金剛經》殘片考	羅慕君 張湧泉 (315)

敦煌本《佛說佛名經》(十二卷本)綴合研究	張 磊 劉 溪 (337)
敦煌寫本《維摩詰經》注疏殘卷的綴合	王曉燕 (353)

馬蹄寺石窟羣北朝內修型洞窟儀式空間與寺院儀軌研究	張善慶 (367)
敦煌文獻 P. 2991《報恩吉祥之窟記》寫作年代再考	趙曉星 (391)

書評論文

中國經學史上的新里程碑——略談《敦煌經部文獻合集》的價值與意義	王 素 (403)
粟特研究又一春——榮新江《中古中國與粟特文明》介評	馮培紅 (411)

書評

《中國文化遺產研究院藏西域文獻遺珍》	趙和平 (425)
Seishi Karashima and Margarita I. Vorobyova-Desyatovskaya, ed., <i>Buddhist Manuscripts from Central Asia: The St. Petersburg Sanskrit Fragments, Volume 1</i>	陳 明 (432)
Gertraud Taenzer, <i>The Dunhuang Region during Tibetan Rule (787–848): A Study of the Secular Manuscripts Discovered in the Mogao Caves</i>	沈 琛 (438)
Iwao Kazushi, Sam van Schaik and Tsuguhito Takeuchi, <i>Old Tibetan Texts in The Stein Collection Or. 8210: Studies in Old Tibetan Texts from Central Asia, vol. 1 (Studia Tibetica No. 45)</i>	沈 琛 (444)

新書目	常蓋心 (455)
《敦煌吐魯番研究》稿約	(467)
稿件書寫格式	(468)

Contents

Articles

- Between the Elegance and Popularity: A Brief Comment on the Position of Dunhuang
Folk Literature i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CHAI Jianhong (1)
- The Living Slang in Wang Fanzhi's Poems DENG Wenkuan (13)
- On the Concept of Changdao in Northern Dynasties CAO Ling (21)
- The Notebook of Buddhist Upadeśa and Its Spread Eastward: A General Survey of
Dunhuang Manuscripts and the Assembly for Worship of Vimalakīrti in Japan
..... HE Jianping (35)
- A Study on ' *Sūtra of the Causes and Effects of Actions* ' 善惡因果經 in Chinese
..... ZHANG Xiaoyan (59)
- From India to Khotan: Notes on Nāga-king Anavatapta in the Tibetan and
Chinese Documents ZHU Lishuang (89)
- Saveing People and Releasing the Dead: the Formation of the One Chapter Version
of the *Book of Salvation* 度人經 and Its Canonical Religion Base LIU Yi (103)
- The Religious Significance of the Red Handwriting in Covenants for Imparting *Shijiejing*
十戒經 Unearthed in Dunhuang: Concurrently Discussing the Preservation and
Circulation of Taoist Classics in Jin-Tang Dynasties WU Yu (125)
- Middle Iranian Hymns of "Praise to the Light Messenger" and "Hymn on the
Sending-off of Buddha" in the Xiapu Manuscripts; with Discussion on the
Relations between Manuscripts of the Xiapu and the Dunhuang-Turfan Studies
..... LIN Wushu (137)
- Discuss on Packhorse System under the Mansion Army System MENG Xianshi (155)
- Further Discussion on the Baogu Institution in the Tang Dynasty: Based on Trail Record
of Kang Shifen's Case of Injurious Act by Riding Vehicles ZHAO Jing (181)
- Research on Commissioners' Borrowing Official Seals in Tang Dynasty: Focusing
on Dunhuang and Turpan Documents LIU Zifan (201)

- The Period of Zhang Huaishen in Dunhuang History: Centered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Gui-yi-jun Regime and the Central Government of Tang Dynasty
..... LI Jun (215)
- Additional Study on the Bird - Shaped Signature Used by the Gui-yi-jun Regime
under the Cao Family ZHAO Zhen (231)
- A Comprehensive Survey on *The Book of History* 尚書 Excavated in Turfan
..... XU Jianping (249)
- The Recovery of the Item of The Gift to the Teacher 束脩 in the *Zhengxuan's*
Annotation of The Analects 鄭玄論語注 Unearthed in Dunhuang and Turfan
..... HE Yifan (277)
- An Annotation on the Dunhuang Manuscripts of *Wenxuan Commentary* 文選注 in the
Eisei Bunko Foundation of Japan JIN Shaohua (291)
- A New Research on the P.2683 *Ruiying Painting* 瑞應圖 YOU Ziyong (297)
- Textual Research of the Unidentified Dunhuang *Vajra-cchedikā-prajñā-pāramitā-sūtra*
金剛經 Fragments in British Collections LUO Mujun ZHANG Yongquan (315)
- Study on Rejoining Fragments of the Dunhuang Manuscripts *Buddha's Name Sutra* 佛
名經 of the 12-Volume Edition ZHANG Lei LIU Xi (337)
- On the Remnant Volumes Rejoining of *Vimalakirti-nirdesa-sutra* 維摩詰經 Commentary
of Dunhuang Version WANG Xiaoyan (353)
- Study on the Space and Buddhist Ritual of Closed Caves of Northern Dynasties in
Mati Temple Grottoes ZHANG Shanqing (367)
- Reconsideration on the Writing Time of Construction Records of the Baoenjixiang
Cave in Dunhuang Manuscript P.2991 ZHAO Xiaoxing (391)

Book Review Articles

- A Milestone in the History of Study of Confucian Classics: A Brief Comment on the
Value and Importance of *Dunhuang Jingbu Wenxian Heji* 敦煌經部文獻合集
..... WANG Su (403)
- A New Significant Achievement in Sogdian Study: Introduce and Comment on
Medieval China and Sogdian Culture 中古中國與粟特文明 by Rong Xinjiang
..... FENG Peihong (411)

Book Reviews

- He Junhong ed. *Historical Documents from Central Asia and Westernmost China*
Collected by Chinese Academy of Cultural Heritage ZHAO Heping (425)
- Seishi Karashima and Margarita I. Vorobyova-Desyatovskaya, ed. , *Buddhist*
Manuscripts from Central Asia; The St. Petersburg Sanskrit Fragments, Volume 1
..... CHEN Ming (432)
- Gertraud Taenzer, *The Dunhuang Region during Tibetan Rule (787-848): A Study*
of the Secular Manuscripts Discovered in the Mogao Caves SHEN Chen (438)
- Iwao Kazushi, Sam van Schaik and Tsuguhito Takeuchi, *Old Tibetan Texts in The*
Stein Collection Or. 8210; Studies in Old Tibetan Texts from Central Asia, vol. 1
(*Studia Tibetica* No. 45) SHEN Chen (444)
- New Publications** (455)
- Introduction to the *Journal of Dunhuang and Turfan Studies*** (467)

雅俗之間

——簡論敦煌俗文學在中國文學發展史上的地位

柴劍虹

一

在中國文學史上,《雅》(大雅、小雅)原本是最早的詩歌總集《詩經》中風、雅、頌三大類作品中的一類。《周禮·春官》提出:大師“教六詩:曰風,曰賦,曰比,曰興,曰雅,曰頌”^[1],將詩體與寫作手法混雜在一起,遂引起後世解讀歧義。唐孔穎達《毛詩正義·序》開宗明義指出:“夫《詩》者,論功頌德之歌,止僻防邪之訓……若政遇醇和,則歡娛被於朝野,時當慘黷,則怨刺形於詠歌。”三者之區別,主要在於應用的範圍與功能,所配音樂亦有區別,即孔疏所云“風、雅異奏”,亦即《論語》中孔子所說“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孔穎達在《毛詩正義·詩譜序》中為鄭玄箋說風、雅“謂之《詩》之本經”所做的疏解云:“以《周南》《召南》之風,是王化之基本,《鹿鳴》《文王》之雅,初興之政教。今有頌之成功,由彼風、雅而就。”後之論者不辨“風”與“變風”之區分,亦忽略了同時還有“變雅”一說,往往將“風”從“《詩》之本經”中剔除,又釋“政即正也”,於是認為“雅者正也”,遂有了“雅正”之說。

在司馬遷撰著《史記》的時代^[2],就內容的“雅正”而言,“風”、“雅”、“頌”之間似乎並無本質的區別。如:

屈平之作離騷,蓋自怨生也。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諱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兼之矣。(《史記·屈原賈生列傳》)

[1] 本文引用《周易》《尚書》《禮記》等十三經及注疏文字,均出自《十三經注疏》,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不再一一詳注。

[2] 本文引用《史記》文字,均出自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不再一一詳註頁碼。

樂者，所以移風易俗也。自雅頌聲興，則已好鄭衛之音，鄭衛之音所從來久矣。

（《史記·太史公自序》）

但偶爾也有將“國風”中的“鄭、衛之曲”認為是不“正”的：

故云雅頌之音理而民正，嘯噉之聲興而士奮，鄭衛之曲動而心淫。（《史記·樂書》）

“淫”即非“正”，說明那時至少在司馬遷一類文士的眼睛裏，風、雅之間雖有界綫，卻不甚分明。

另一方面，《詩三百》之外，從一般文字形式的言辭上說，當時則已有是否“雅馴”一說：

太史公曰：學者多稱五帝，尚矣。然《尚書》獨載堯以來；而百家言黃帝，其文不雅馴，薦紳先生難言之。……余並論次，擇其言尤雅者，故著為本紀書首。（《史記·五帝本紀》）

“百家言黃帝，其文不雅馴”的具體內容或語辭風格，既然“薦紳先生難言之”，我們也難於推測，只是在那個時候，也已經有了“雅”、“俗”之分，所以《太史公自序》在“鄭衛之音所從來久矣”之後推斷：“人情之所感，遠俗則懷。”《史記·李斯列傳》引李斯《諫逐客書》中一段說辭云：

所以飾后宮充下陳娛心意說耳目者，必出於秦然後可，則是宛珠之簪，傅璣之珥，阿綳之衣，錦繡之飾不進於前，而隨俗雅化佳冶窈窕趙女不立於側也。

“隨俗雅化”一語頗可推敲，儘管李斯在這裏是指經過訓練、化妝的進宮女子，但恐怕卻是史籍中最早披露俗、雅關係的說法，即“隨俗”與“雅化”並不矛盾，可以並存。

何為“俗”？

《周易·下經》“漸卦”：“君子以居賢德善俗。”可以理解為“俗”即民間風尚、百姓生活。“善俗”當為肯定之辭。《尚書·周書·君陳》中也有“敗常亂俗”一語，說明“俗”即日常、正常之生活，並無貶義。但《尚書·夏書·胤征》中卻有“舊染汙俗，咸與維新”一語，將“汙俗”列為政治革新的對象，那是因為前邊附加了形容詞“汙”。

再看看《禮記》裏的說法：

《曲禮》：“若夫，坐如屍，立如齊。禮從宜，使從俗。……脩其教，不易其俗。齊其政，不易其宜。”“入國而問俗。”“君子行禮，不求變俗。”《王制》：“教訓正俗，非禮不備。……一道德以同俗。”“禮樂刑法政俗”六者均為禮制的重要內容，所以纔在《學記》篇裏強調：“君子如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學乎！”

因此，由此引申組合的辭彙，如風俗、習俗、流俗、民俗、世俗、凡俗等，是對普世社會生活的一些表述，亦並無貶義。

文學、語言意義上的“俗”，當然也與社會生活密切相關，我没有看到秦漢時期典籍上的相關記載，但是起碼在那個時期並無“雅”、“俗”的嚴格區分，没有褒、貶之別。只是到了魏晉之際，隨著文人意識的加強，自覺的文學創作及文學批評活躍於文壇，文學作品（主要是詩歌）的雅、俗之分纔逐漸明顯起來，但也並非涇渭分明、勢不兩立的。西晉陸機《文賦》作為第一篇系統論述文學創作問題的論文，雖然已經反映出相當主觀的文人創作意識，但還沒有對“文雅”做明確的闡述，所謂“詩緣情而綺靡，賦體物而瀏亮，碑披文以相質，誄纏綿而悽愴。銘博約而溫潤，箴頓挫而清壯。頌優遊以彬蔚，論精微而朗暢。奏平徹以閑雅，說煒曄而譎誑”^{〔1〕}。主要是強調不同體裁作品的多樣化風格特徵，總的標準是“禁邪而制放”、“辭達而理舉”，大概這就是他心目中的“雅”和“正”。到劉宋時期最著名的文學批評著作《文心雕龍》裏^{〔2〕}，劉勰提出了比較明晰、充分的相關論述。如：

聖文之雅麗，固衡華而佩實者也。（《徵聖篇》）

若夫四言正體，則雅潤為本，五言流調，則清麗居宗；華實異用，惟才所安。故平子得其雅，叔夜含其潤，茂先凝其清，景陽振其麗；兼善則子建仲宣，偏美則太沖公幹。（《明詩篇》）

情以物興，故義必明雅；物以情觀，故詞必巧麗。麗詞雅義，符采相勝，如組織之品朱紫，畫繪之著玄黃。（《詮賦篇》）

原夫頌惟典雅，辭必清鑠，敷寫似賦，而不入華侈之區；敬慎如銘，而異乎規戒之域；揄揚以發藻，汪洋以樹義，唯纖曲巧致，與情而變，其大體所底，如斯而已。（《頌贊篇》）

自後漢以來，碑碣云起。……其敘事也該而要，其綴采也雅而澤；清詞轉而不窮，巧義出而卓立；察其為才，自然而至。（《誄碑篇》）

“雅”與文人創作聯結在一起，就有了“雅人”的稱道：

謝公因數弟集聚，問：“《毛詩》何句最佳？”遏稱曰：“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公曰：“許謨定命，遠猷辰告。”謂：“此句偏有雅人深致。”（《世說

〔1〕 張少康《文賦集釋》，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2年，129頁。

〔2〕 本文所引《文心雕龍》文字均出自周振甫《文心雕龍今譯》，北京：中華書局，2013年，以下不一一出注。

新語·文學》)[1]

於是有了“文人雅士”，有了派生出來的高雅、儒雅、閑雅、文章爾雅（文雅）、溫雅、雅志、雅量、雅態、雅談、麗雅、風雅、博雅、雅制、精雅等等一系列的與文人及其創作相關的詞語。於是，也就有了對“不雅”的批評：

是以子長編史，列傳滑稽，以其辭雖傾回，意歸義正也。但本體不雅，其流易弊。（《文心雕龍·諧謔》）

“諧辭”、“隱語”被“相表裏”為“不雅”；同時，在文辭“八體”中，“新奇者，擯古競今，危側趣詭者也；輕靡者，浮文弱植，縹緲附俗者也。故雅與奇反，奧與顯殊，繁與約舛，壯與輕乖，文辭根葉，苑囿其中矣”（《文心雕龍·體性》）。“新奇”與“附俗”成了“雅”的反面。又，“是以繪事圖色，文辭盡情，色糅而犬馬殊形，情交而雅俗異勢”（《文心雕龍·定勢》）。這也是講文體、文辭上“雅”與“俗”的區別。

實際上，從作為文學要素的語言文字的角度看，俗字、方言、俚語，因為一直在全社會通行無礙，也必然融入文學創作之中，成為“俗文學”的重要“因子”。從文化政策更為開放、交流十分活躍的唐朝，到市民經濟崛起的宋代，俗語運用更為廣泛，這恐怕也是促使唐宋之際俗文學作品相對繁盛的一個原因。敦煌寫本中出現數以萬計的俗字，還有比比皆是的俗語，正是這一現象的反映。宋人筆記中有許多文人津津樂道俗語辭的例子。如參與編撰了《新唐書》的宋祁《宋景文公筆記·釋俗》云：“儒者讀書多隨俗呼，不從本音，或終身不悟者。”“古今語無雅俗，惟世之罕道者似雅。”他還舉了許多例子加以說明，如“古以大為大（音如舟拖之拖），則言大雅、大夫、大閱、大舉類，不及今人言大（徒帶反）之雅。古以車（音居）為車（昌遮反），漢以來乃言車（居），俗語則曰車（昌遮反），則今語為雅”[2]。他說“罕道似雅”，是指今所罕道的“古語”（似雅），之後轉為“俗語”，實則又是今天通行之“今語”，又成為了“雅語”。大詩人陸遊在其《老學庵筆記》中也舉了若干例子說：“今世所道俗語，多唐以來人詩。”[3]可見社會用語由“雅”變“俗”，又由“俗”轉“雅”，是很自然的事。

綜上所徵引，文學、語言意義上的“雅”“俗”，應該是中國文學理論先行者們的主觀判定，或涉及文義，或關乎文體、文辭，開始並無嚴格的區分和褒貶。因此，二者之間應

[1] 徐震堉《世說新語校箋》，北京：中華書局，1984年。

[2] 《宋景文公筆記》，《叢書集成》初編本，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

[3] 《老學庵筆記》卷四，北京：中華書局，1979年，53頁。

該有可溝通之處，誠如劉勰的精闢斷言：“斯斟酌乎質文之間，而櫟括乎雅俗之際，可與言通變矣。”（《文心雕龍·通變》）其後，雅與俗似乎有了高與低、正與變、精與粗、文與質、莊與諧的區別，但“俗”並不被排斥。將“俗文學作品”從“正統文學”裏剔除，恐怕是晚近文學理論家所為。千百年來，許多被斥為“凡庸”（庸俗）、“鄙俚”（陋俗）的作品卻不僅是客觀的存在，而且不乏流傳。研究雅、俗之間如何通變，成為治文學史者的一個課題。

二

始於魏晉以來文人雅士們的大力推動，更由於晚近一些文學理論家的誤解，文學意義上的“雅”與“俗”近乎涇渭分明，大量“俗文學”作品被從文學殿堂裏排除出去或隱沒起來，不登或難登“大雅之堂”，近現代的中國文學史著作也少有述及。

敦煌莫高窟藏經洞所出的一大批變文類作品和俗賦、詞文、曲子詞、話本、佛曲等重新面世後，激發了文學研究者尤其是治文學史者們的極大熱情，“敦煌俗文學”一時成為熱門話題。對於“變文”、“俗講”、“佛曲”等等作品，專家學者關注的問題是多方面的，但最集中的興奮點則是認為這類民間說唱文學彌補了中國文學史上缺失的一環。具體到這些作品的體制特點、淵源、影響，數以百計的論文各抒己見，衆說紛紜，實難一一引述。其中最能從源流入手，在“雅俗問題”上給我以啓示，能夠代表半個多世紀來逐漸深入且最有說服力的觀點的，是程毅中先生先後發表的四篇相關論文：《關於變文的幾點探索》（1962）、《唐代俗講文體制補說》（1988）、《敦煌俗賦的淵源及其與變文的關係》（1989）、《再論敦煌俗賦的淵源》（2001）^{〔1〕}。根據我學習程著的理解與心得，可以概括出如下幾點：第一，敦煌變文、俗講、俗賦、通俗小說等“俗文學作品”，都源自秦、漢之賦，包括屈原、宋玉的“文賦”（散文化的抒情賦和敘事賦）和若干“雜賦”；敦煌俗賦，大多可以從先秦兩漢賦裏找到來源。第二，文人雅士也創作帶有諧隱戲謔性質的作品（包括詩歌），可以視為俗文學的一個源頭。第三，魏晉時期及其後的“俳賦”（即劉勰所謂“詆謾嫪弄，故其自稱為賦，乃亦俳也”），還有晉宋時代僧徒所作《檄魔文》等駢體形式的遊戲文章，已是唐代變文類俗文學的先聲與前奏。第四，賦與小說關係密切，唐人敘事體小說往往插入第一人稱的代言體，這正是說唱文學的一個特點；賦與變文之間亦無截然的界限，變文作為一種說唱文學作品，可以從古代的賦找到來源。

〔1〕 上述四文均收入《程毅中文集》，北京：中華書局，2006年。

專就小說而言，論者多認為以話本為基礎的通俗小說興起於宋元以後。誠如程毅中先生在《中國古代小說的文獻研究》一文中所說：“現在很多學者把文言小說之外的白話小說稱作通俗小說，可能是為了區別於‘五四’以後的白話小說。但文言小說裏也有通俗作品，而且文言與通俗不是對應的並立關係。”^{〔1〕}“文言”、“白話”的界定既帶有明顯的時代、地域特徵，又與作品內容、作者喜好密切相關。尤其是在各民族文化交流活躍、創作相對開放的唐代，一些著名的文學家（如李白、杜甫、白居易等）亦有不少“明白如話”、通俗易懂、廣為民間諷誦的作品。尤其是隋唐之際出現、流行並在敦煌寫本裏被大量保存的“王梵志詩”，更體現了詩壇對《詩經》“變風”傳統的繼承與發展。因此可以說，宋元通俗小說的基礎仍離不開唐人乃至漢晉文人與民間創作者的夯築。

我以為，歷代研究中國文學史者就“雅俗之辨”衆說紛紜，莫衷一是，問題的關鍵在於：莫高窟藏經洞文獻再現之前，對於變文類作品幾乎一無所知，對於魏晉以降的俳賦、律賦、小說等缺乏追根溯源的源流研究；敦煌變文類“俗文學”作品面世之後，雖欣喜於找到了中國文學史上缺失的重要環節，卻在注目於這些“俗文學”、“講唱文學”作品的同時，仍不免囿於“俗”、“雅”截然對立的觀念，疏於去著力尋找聯結“雅”與“俗”的连接點或堅實鏈條。

其中還有一個重要因素，是敦煌藏經洞所出變文類作品，幾乎均是佚名之作，論者很自然地就將它們置入“民間創作”之列；而那些有文士署名的俗賦（如《高興歌酒賦》、《陰陽交歡大樂賦》等），又依慣例被認為是托名之作，也不登大雅之堂。於是，被認為它們與文人雅作之“雅”仍有很大的間隔。

在關注和研治“敦煌俗文學”的學者中，雖有一些如王國維、鄭振鐸、孫楷第、陳寅恪、程毅中先生那樣研究中國小說史的專家，一直在追溯中國古小說的源流，但是一些在通俗小說研究中影響甚巨的大家，如魯迅、胡適、阿英等，對於敦煌所出文學作品涉足較少。而且，醉心於“俗”者，亦往往疏於和“雅”做關聯性研究。因此，“雅”、“俗”之間的內在聯繫仍缺乏探究。

從本文第一部分所徵引的文獻資料可以說明：文學創作的內容、形式乃至作者意義上的“雅”與“俗”，起初並無嚴格的分野；之後被逐漸區分以致褒貶，既有人為判斷的主觀色彩，也有一些具體評判的客觀標準。但是，二者之間如何溝通乃至貫通，如何尋找其內在聯繫，在莫高窟藏經洞敦煌文學寫本面世之前，缺乏具體資料，在這些寫本面

〔1〕《程毅中文存》，20頁。

世之後，因為歷史的原因造成相關寫本的流散，又缺乏在全面把握材料的基礎上進而探索的充分條件。

今天，在“敦煌文學”寫本全貌已基本清晰、“敦煌文學”理論已初步建構之時，我們需要拓展視野與思路，重新審視敦煌莫高窟藏經洞所出大量變文類的俗文學作品，一些著名文人的詩、賦撰著，以及許多學士郎抄寫或創作的“王梵志詩”與口語化詩歌，著力尋求這些作品所展示的雅俗之間的內在聯繫，並進而探究其在中國文學史上繼承、變革、發展、創新的辯證關係。

三

1979年春，導師啓功先生在為我們這些“文革”後的北京師大中文系第一屆研究生講授“唐代民間文學”時，首先特別指出：

傳統的“雅”、“俗”之說並不合適。文學史著作上講的唐代的“俗文學”即指書面流傳的民間文學作品；但實際上，雅、俗文學基本上都來自民間。以“賦”為例：屈原的《離騷》賦“行吟澤畔”，本來就是民間的說唱文學，後來被昇格為“離騷經”了；司馬相如原來也是搞民間文學的，後來為狗監楊得意推薦，“上讀《子虛賦》而善之”（《漢書·司馬相如傳》），於是漢賦蔚為大觀；敦煌藏經洞發現了那麼多的賦類作品，幾乎全是民間文學作品，以今天的標準衡量，可謂雅、俗皆備，均與民間的說唱活動關係密切。敦煌發現的唐代變文實際上也是當時宮廷、寺院、民間流行的“俗講”的底本。至於“敦煌曲子詞”，更透露了詞的起源與流變的重要信息。像前面所舉“旗亭畫壁”的故事，正是民間唱詩（包括吟唱文人作品）的生動事例。許多好詩，也是當時“流行歌曲”的唱詞。^{〔1〕}

我們撇開“民間文學”這個近代引進的概念不談，啓功先生“雅、俗文學基本上都來自民間”和“雅、俗皆備”的論斷，恰好指示我們去尋找“敦煌文學”“雅俗之間”的準確定位。

我曾經提出，“敦煌文學”其實是一個以地命名的“模糊”概念。因為即便是單從莫高窟藏經洞所出傳世典籍裏佚失的“文學寫本”來看，也有種種區分：以時限分，除大量唐五代作品之外，也有先唐時期的作品；以地域分，既有創作於敦煌本地或描述敦煌內容的“鄉土作品”，也有非敦煌內容的作品；以作者或抄寫者分，既有生活（包括旅居）在

〔1〕 拙著《高山仰止——論啓功》，北京：中華書局，2012年，211—212頁。